



1967 年法律學系這一班

文・照片提供／陳映雪



我們是 1967 年畢業於臺大法律系法學組的一班，班上同學原來有 63 人，後來由於轉入與轉出的緣故，我也無法確知真正的成員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班上同學彼此的「心心相愛」。

「心心相愛」是我們班上畢業 32 年與 40 年紀念專輯的刊名，選定這個名稱的導因有二。本班自 1979 年起，30 年來，每年都固定有 2 天 1 夜的聚會。去年越南之行 4 天 3 夜，今年高雄之行 3 天 2 夜，2001 年綠島之行因遇颱風來襲被迫滯留，也多了一天一夜。參加人數計有 26~160 人不等，全國走透透，同學都很珍惜相聚時刻，實質上是心心相愛的。

「心心相愛」是一首臺語老歌，臺語不太靈光的陳長文大律師，在 1997 年宜蘭礁溪之行，大概因為快樂至極，加上酒精催化，整晚「心——心，相愛，相

愛」唱個不停，同學個個也 high 到不行，一起瘋狂。一面唱歌、手舞足蹈，一面噴灑啤酒在對方身上，「心心相愛」由此定名。

1963 年考入臺大，正是學校多事之秋。聽說彭明敏教授等師生因鼓吹臺獨，多人被捕。對政治無知的我，當時懵懵懂懂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只知安分守己讀書，雖然臺大與法律系的志願非自己選擇，但既然考上了，就念吧！

1963 年 9 月 9 日的葛樂禮颱風讓我吃盡苦頭。第一次有機會到台北，又是家族中第一個念大學的女生（三位兄長因家貧無緣受教育），心情是興奮異常的。雖是風雨交加的夜晚，還是準時在深夜 11 時搭乘平快車北上，預定第二天完成註冊，就可成為快樂新鮮人。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，折騰了一天一夜，不吃、不喝、不睡，還是到不了臺北，以為這一生與臺大無緣了，還好事後學校准予補辦註冊，否則這一生命運就整個改觀了。

在臺大就學，免不了要提到多位我們的指導教授：翁岳生老師；他也是我小學的自然老師，是認真教學且愛心十足的老師。大四那年，翁老師從德國榮獲博士學位回國，馬上就招待曾在成功國小讓他教過的學生到他家，由師母燒一手好菜，餵飽五臟六腑，讓我們感動不已，翁院長好學上進的精神是同學的楷模。

上梅仲協老師「民法總則」的課，有些趣味性，



■ 大學時同遊烏來，唯一男士為現任駐葡萄牙李辰雄代表，其旁即作者（1966）。

1967年臺大法律系法學組畢業。曾任教高雄女中、高雄海洋專科學校，退休後從事志工服務，和李鎰智先生是班對。

課程講到精彩忘我處，老師的假牙常會掉下來，同學在底下也會頑皮地猜算老師掉假牙的次數。

系主任韓忠謨老師教「法學理論」，同學很尊重他。尤其班代表芮承榮更是讚不絕口：「韓老師上課，一句廢話都沒有。」

洪遜欣老師的「法理學」則抽象難懂。同學們常蹺課，只有我不能開溜。主要原因是我的名字和他朋友的女兒一模一樣（她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後因乳癌過世），上課提問題，總先點名——陳映雪！

陳棋炎老師為人謙虛，留日多年返臺任教，由於中文自學，上課難免發錯音、寫錯字。他曾告訴我們一個小故事讓我動容。有一年學期結束，老師問學生有何問題與指教，一位女學生怯生生的站起來說：「老師，我送你一本筆記本，裡面記錄這一學期來，您上課發錯音、寫錯字的更正表，希望您不會生氣。」陳老師虛心接受指教，那年暑假即奮發圖強，學好中文。

進入臺大後，陸續認識本班的好漢才女，感覺南北有差、程度有別。北部同學畢業於建中、北一女等名校者不少，英文程度佳，穿著打扮入時，南部同學大都帶點土氣，英文能力較蹩腳，也都選擇住校。因為陌生緣故，上下課各走各的，各交各的朋友，後經幾位班長努力，辦了幾次聯誼活動，才漸漸打破藩籬。

本班要角不少，雖然有的大名鼎鼎，有的名不見經傳，但人人可愛，有其個性與成就，值得大寫特寫，甚至親愛的另一半及其子孫，亦有可著墨之處。

首先介紹本班靈魂人物——陳達雄董事長，他是本班班長，家境不錯。大學時曾在家裡舉辦party，招待同學前往吃、喝、玩、樂，讓我仰慕不已。畢業後，仍然秉持服務熱忱，願意當班上永久義工，長期提供公司內能幹又可親的秘書，支援承辦班上聯絡、文書等事宜，同窗情誼能綿綿不斷，他實在功不可沒。

本班在社會上最出名的人物大概是陳長文，他和張克蕙是班上令人稱羨的班對。金童玉女走在校園常引來側目。陳律師畢業於哈佛名校，主持理律國際法律



■ 翁岳生教授（右4）與成功國小畢業的學生相聚於臺大（1966）。

事務所，也曾擔任海基會第一任秘書長，是談判協調高手。兒子雖是重度智障兒，卻帶給他更有意義的人生；擔任紅十字總會會長，為許多家庭帶來鼓勵與溫暖。部屬捲款30億事件，讓他在中年受到重重打擊，但聰明穩健的他又站了起來，三不五時總會出現精闢的文章。對於班上聚會雖然常不克參加，但捐款總不落人後。

另一位知名人物是賀德芬，個子嬌小可愛，但口才反應都是一流。大學畢業後留在臺大當助教，承蒙國科會和美國的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的贊助出國留學，回國後依序升等為教授。曾帶領學生參加中正紀念堂的「野百合」運動，也曾為了政治理念支持民進黨的民主運動，後又為了反貪腐參加紅衫軍的行動，是一位有主見的勇敢鬥士。

畢業後，同學走入各行各業，在外交界也交出了漂亮成績的是另一對班對——李辰雄與蔣維瀾，伉儷情深，一起走遍天涯海角，為外交工作打拚。筆者最近旅遊葡萄牙，李代表還熱情地招待我們全團的人喝葡萄酒美酒！至於駐莫斯科代表陳榮傑同學知悉我到了俄國，也撥冗到餐館和我們把酒言歡；我以他們為榮。

服務於中央銀行的李健政是商學系畢業，但多年來



一直參與我們班上的聚會，當有人問起他的名字、作品怎麼會出現在我們專輯中，他總是洋洋得意地向人吹牛：我是臺灣法律系與商學系雙學位第一人。

李偉鈞、梁一立、陳鳳軒、鄭子勉是班上4位僑生，以前不常接觸，不知他們的能耐與可愛，這次越南與高雄之行，才感受到偉鈞和一立的溫暖情誼。談起鳳軒則不勝唏噓！筆者在1996年走訪美國，鳳軒還出面招待我和陳慈乾同學吃飯，不久，卻得知他過世的消息，甚為悲傷。

本班同學走得最突然的是陳光博，他和我及外子算是班上走的很近的同學。我本家住高雄，他亦是小港大坪頂的人。畢業後他服務於一銀，外子服務於華銀，所以他在小港住家結婚時，我倆都到場祝賀。光博是體貼的丈夫，婚後育有1子3女，家庭生活美滿，但可能疏於身體的照顧，一場小感冒的就醫，走進國泰醫院，就沒有再出來，享年49歲，殊為悲痛。

最可惜的莫過於陳麗慧同學的病故，她是班上職等最高的公務員（14職等），病逝前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秘書長，終身未婚嫁。她的母親曾遺憾地對我們


說：早知道黃宗樂（亦是本班同學，曾擔任公平會主委，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）會擁有博士學位，且擔任大學教授職務，當初就不會拒絕他對女兒的追求。

班上過世的還有朱志宏同學（臺大政治系教授）和張繁彥同學。朱教授甚少接觸，所以無從著墨，至於說到繁彥就覺得難過，因為他們全家是同學會的常客。繁彥樂觀，看似健康寶寶，怎麼想都想不到一場肺癌居然奪走他的生命。還好他的另一半楊瓊姿老師是樂觀的音樂老師，很快地走出陰霾，40週年聚會她還帶著兒子、媳婦、孫女一起參加呢！

後記：我們這一班從1979年開始，每年都舉辦至少2天1夜的同學會，至今30年從未中斷。今年（2007）為紀念畢業40週年，擴大為3天2夜，國內外參加的同學暨眷屬將近70人，這個紀錄應該驚人吧！而且在畢業32年和40年時都編印《心心相愛》紀念專刊（233頁），每個人都留下心路歷程的佳作。

畢業40週年的同學會選在高雄舉辦，由我本人承辦，雖帶來些許壓力，但行程走完後，感覺很有成就感。我給自己打了95分的分數。

很多人得知我們班上同窗情誼如此深厚，好奇的探問：怎麼可能？其實，原因有四：一是班上有位願意當永久志工的大頭目——陳達雄同學，他長期提供一位可親的秘書，經常性幫我們處理一些文書暨連絡事項。加上大頭目幽默、有領導魅力，只要登高一呼就成行了。二、他身旁有一些嘍囉也很賣力附和演出，願意分工合作，輪流承辦同學會相關事宜。三、同學中，在事業上有傑出成就者甚多，如陳長文等，總是慷慨解囊，經費充裕好辦事。四、有些基本成員，打死不退，情誼可貴，如蘇光志等，每年都會打電話探問：什麼時候辦同學會？生怕陳達雄偷懶，使大家失去相聚的好時光。

我相信同學會一定能持續舉辦，同學們現在唯一要努力的是保持健康身心，並且準備一筆豐富養老金。如此一來，一群鶴髮童顏的老人家定期聚會，將是人生最美的畫面，甚至可能在金氏世界紀錄留名呢！

■2007年邁入畢業40週年，於9月28至30日在高雄聚首慶祝，攝於澄清湖，圖右舉手者為作者。

